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ZHENGSHUO MINGCHAO SHIERDI XILIE

【插图本】

苗 棣◎著

# 崇祯

CHONGZHEN

# 皇帝大传

风云际会 鸿猷远略 ■ 中国当代明史专家 ■ 正说明朝十二帝

## 明史专家苗棣撰述崇祯皇帝大传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的个人素质并不算太差。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己，也非常能干。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疑又刻毒残酷，性格的这些缺陷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无限放大，反过来又导致大明王朝更迅速地走向灭亡。最终，回天乏术的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煤山，延续二百多年的明皇朝也就此灭亡。



# 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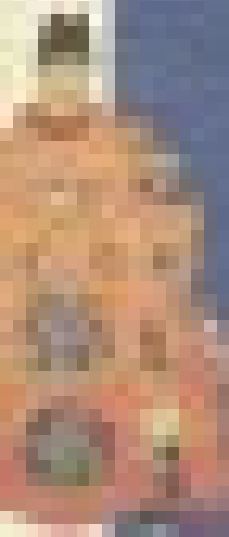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

皇帝传

宗禎





# 崇禎

CHONGZHEN

# 皇帝大传

◎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

苗棨◎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祯皇帝大传 / 苗棣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

(正说明朝十二帝)

ISBN 978-7-5087-2036-4

I. 崇… II. 苗… III. 崇祯帝(1611~1644)-传记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603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及版式设计等任何部分未经许可, 不得以图表、电子、声像、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翻印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丛 书 名: 正说明朝十二帝

书 名: 崇祯皇帝大传

著 者: 苗 棣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前言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 目 录

## 第一讲 平步青云上九重/1

- 深宫少年/2
- 信王殿下/15
- 初登大位/26
- 拨乱反正/40

## 第二讲 守业艰难百事多/53

- 会推风波/54
- 己巳之警/68
- 西北烽烟/83
- 朝中朋党/96

## 第三讲 励精图治总无期/109

- 刚明求治/110
- 下诏罪己/125
- 君臣之间/139
- 战和两难/154

## 第四讲 烽火惊传事日非/171

- 三十而立/172
- 枢辅督师/186
- 江南复社/199

# 崇祯皇帝 大传

松山败绩/214

## 第五讲 生于末世运偏消/229

绝处图强/230

土崩瓦解/245

煤山惨雾/258

遗胤余波/275

## 附录 崇祯皇帝大事年表/291

1627 崇祯元年 崇祯元年 第一册

1628 崇祯二年 崇祯二年

1629 崇祯三年 崇祯三年

1630 崇祯四年 崇祯四年

1631 崇祯五年 崇祯五年

1632 崇祯六年 崇祯六年 第二册

1633 崇祯七年 崇祯七年

1634 崇祯八年 崇祯八年

1635 崇祯九年 崇祯九年

1636 崇祯十年 崇祯十年

1637 崇祯十一年 崇祯十一年 第三册

1638 崇祯十二年 崇祯十二年

1639 崇祯十三年 崇祯十三年

1640 崇祯十四年 崇祯十四年

1641 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

1642 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 第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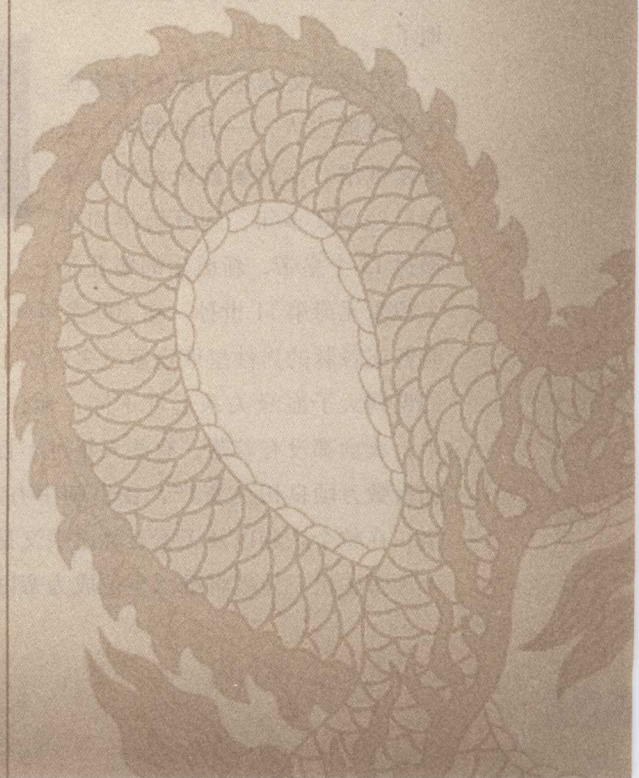
1643 崇祯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

1644 崇祯十八年 崇祯十八年

1645 崇祯十九年 崇祯十九年

# 第一讲

## 平步青云上九重





## 深宫少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0年2月6日），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刚在严寒中祭过能够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蒸点心办年货，裁绸缎制新衣，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组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13个皇帝，新生儿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11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支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有余。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有着天壤之别。远支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的资产，在皇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万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明神宗像

## 平步青云上九重

太子这年已经 29 岁<sup>①</sup>，正妻太子妃郭氏没有生育过子女，另外几个侍妾却为他生了不少儿女。这最近一个出生的儿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宫中地位相当低微的一个小妾刘氏。生母地位的微贱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势，似乎决定了这位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远大前程。由于这样的原因，慈庆宫里趁着过年的机会，为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但比起当年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时张灯结彩的一番热闹相差得很远，紫禁城中其他宫廷院落里忙碌着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间，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春生”之类的乳名。但皇家体制森严，没有民间那些世俗的习气，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作朱由检。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冷峻的气氛中。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反而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虚岁 5 岁（实际只有 3 周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当时只有 23 岁。小王子自有乳母喂养着，而且太子还指定了一位宠妾李选侍（康妃）作为这第五个儿子的直接监护人。但缺乏生母之爱，还是给这小王子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几岁上，他受封为信王，曾经留意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听说生母刘老娘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坟附近，你知道吗？”<sup>②</sup>老太监说知道，他就拿出银两，秘密派人前去祭奠。后来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此后，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画出生母的遗容——因为无论他对于亲生母亲怎样思恋怀念，却没有办法靠着幼时的记忆为自己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仍然是由几位老太监在宫中选择了一个相貌较为相似的宫女作模特，再凭着回忆指点，总算绘出了一幅刘太后的遗像。他的外祖母刘老夫人那时候还健在，见到画像认为也还说得过去。崇祯帝对着遗像大哭了一场，才算了结了自幼留下的遗憾。

太子朱常洛总共有过 7 个儿子和 10 个女儿，分别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这十几个儿女中的大多数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宫中虽然奢华富有，医疗卫生

<sup>①</sup> 按本书中所提到的年龄，除特别指出者外，均系当时习惯使用的虚岁。

<sup>②</sup> 刘若愚：《酌中志》上册，第 25 页，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条件却并不比民间好多少，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哪一位龙子龙孙或是金枝玉叶能够坚持到长大成人，全凭运气。在朱由检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伙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后来封为乐安公主的小妹妹。但几个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养母把持着，作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政治资本，每个人身边又都簇拥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相互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机会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样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没有童年的伙伴，本来就十分寂寞难耐的深宫生活更显得沉闷无聊。

在生母刘氏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打破了深宫的沉寂。



明光宗妃、思宗生母刘氏

那年五月初，宫里正在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棍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慈庆宫的门前。此时太子正好没有住在宫里，因而宫门的防卫不严，在慈庆宫守门的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那汉子不顾门卫的阻拦，用木棍打伤了值班的两个老太监，径直闯进宫里，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拥而上的太监们制服。闯宫的汉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进行审问，得知，此人名叫张差，35岁，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平日靠砍柴卖草为生，至于这次闯宫的目的和背景，他交待得语无伦次、前后龃龉。在历史上，各朝各代这类莫名其妙的擅闯宫禁事件层出不穷，大体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疯傻人员居多。初审的刑部司官们也就依照疯子闯宫的路子，在所录供词中强调主犯的“按其迹，若涉疯魔”<sup>①</sup>，希望就此了结此案。但这一次的事件

<sup>①</sup>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第121页，上海中国书店1982年12月版。

(后来被称作“梃击案”)因为涉及到了太子地位不稳这个极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终于纠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朱由检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郑贵妃,两个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即夭折)。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原则,在朝臣看来,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伸张天理,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次“国本之争”自大约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了30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太高,但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东林书院在学术上高谈性理,以维护和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己任,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明代自中叶阳明学兴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衰微,于是人心世道都变得越来越坏,因而需要在士大夫中大力倡导光复理学,恪守儒家正统道德,用天理来纠正人心的偏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对于自张居正以来出现的内阁集权的倾向非常不满,以为内阁的“擅权”造成小人争权竞进,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也给国家和天子的权益带来损失。

东林书院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在全国各地同他们志趣相投、声气相通的人,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大体而言,这个宗派中人多是一些注重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在政治生涯中一般却并不太

得志。既然有了宗派，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就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宗派争取利益，特别是政治权力，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那些对东林宗派很不以为然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名目，叫作“东林党”。

那些在观念上与利益上同东林党相冲突的人，反过来也被东林人士看成“奸佞”，叫作“邪党”，在不同的时期又有“齐党”、“楚党”、“浙党”等不同名目。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东林党人与“邪党”之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朝中的官僚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赌气相争，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到万历后期，朝中党争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务活动破坏性极大的问题。

在“国本”之争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正统宗法原则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坚定不移的拥护太子派，并且同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而那些所谓“邪党”中的一部分人，或是希望讨好皇帝捞取政治资本，或是愿意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求得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往往采取抹稀泥的调和姿态。于是有关“国本”的各种问题，都成了万历年间党争的重要话题，东林党的态度执着而偏激，常常还会神经过敏，弄得万历帝本人也十分难堪。

万历帝的个性原本是很软弱的，在朝臣的激烈抗争下，他虽然一再拖延、搪塞，还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个决定毕竟是在朝臣的逼迫下做出的，所以他始终心怀忿忿、意气难平。为此，他在自己统治的后20年里，对朝臣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基本上不理朝政，既不上朝接见大臣，也不批阅事关政务的各种本章。由于皇帝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皇帝的怠工，自然会给朝臣们的日常政务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朝臣为此屡次抗议，皇帝却依然我行我素，君臣之间的对立由此也就愈演愈烈。万历帝的反常举动，还使得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猜疑。既然皇帝对于立太子的事情如此耿耿于怀，他就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改变原来的决定，重新确立太子。由于有这样的猜疑，朝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们对于各种风吹草动就表现出了近于病态的敏感。他们曾经为了太子的读书问题、福王朱常洵的之国问题、京城出现的秘密传单（所谓“妖书”）问题等，掀起过巨大的政治波澜。这一次，竟然有人提着枣木棍子直接去威胁太子的安全了，当然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和忧虑。

大多数东林党人根本就不相信“挺击”事件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无聊之举。根据他们的逻辑，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以及党羽，时刻都在觊觎着太子的位子，每天都在阴谋策划着危及太子的声誉和生命，而皇帝也在暗中默许甚至支持着这些阴谋。既然如此，那个张差能够大摇大摆地手持凶器混进宫中，而且不闯别处，偏偏要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显然是有人指使、有人接应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万历帝最后只得同意由刑部再对张差复审。

复审是在十天以后进行的，参加的人员大大多于第一次。这一次张差招供得极其痛快，原来的马三舅、李外父都有了实指，还招出那两个不知名的老公公是庞保和刘成。这庞保和刘成据说正是郑贵妃宫中的执事太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挺击”事件可以断定是一起郑贵妃阴谋杀害太子的未遂事件。但事情却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最大的疑点就是这样的阴谋太不合逻辑，太不合情理。暗害元嗣这样的重大阴谋可以有多种方法，历史上有的是先例，但由一个半疯不傻又不会半点武功的人，单枪匹马地用一根棍子冲破重重警戒去打死太子（就算闯进慈庆宫，他肯定也分不清哪一个是太子），实在是想象力所难及的最愚蠢的办法。何况，张差的供词本身也还是很可疑。有人说张差在复审招供完时曾经大喊道：“昨日教我的话，今都说了。”<sup>①</sup>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鉴于有这样的疑点，万历帝如果振作起来深入调查，其结果不见得会不利于郑贵妃和他自己。但生性软弱无能的万历帝宁可把事情敷衍过去。到了月末，他带着太子和几个皇孙一起，先在慈宁宫向着不久前故去的母亲李太后的亡灵进行了一番祝告，然后又在那里接见了内阁大学士以下的文武诸臣，演出了一场父慈子孝的闹剧。小王子朱由检也头一次亲眼见到了天子召见朝臣的政务活动。

当时才只有4岁半的朱由检还没有宝座前的御案高，对所见所闻的一切也还无法完全理解，但召见时那种森严冷峻的气氛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召见的朝臣们绝大多数根本就从来没见过皇帝的面，这时被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强大威严所震慑，个个目光呆滞，脸色沉重。万历帝却是强压着内心的不满，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他见到，体态肥硕的祖父装模作样地拉着一脸病容的父亲，对跪在面前的群臣们诉说：“这个儿子极孝顺，朕也极怜爱。如果朕有别的什么意思，怎么还会立他为太子呢？朝臣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用流言蜚语离

<sup>①</sup> 《三朝要典》上册，第403—404页。

间我们父子吗？”而后祖父又特地把他和两个哥哥叫到面前，让群臣们看看仔细，并且说道：“我的几个孙子都长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父亲也打起精神责备朝臣：“我们父子亲情何等深厚，而外臣却无缘无故议论纷纷。你们这些做臣子的目无君上，害得我也成了不孝之子。”<sup>①</sup>

朝臣们在皇帝父子这一番表演面前不知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全都噤若寒蝉。突然，跪在后排的一个官员大声怪叫了一句什么，把朱由检吓了一跳，朝臣们和万历帝父子也都十分吃惊，气氛更加紧张起来。据一些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位名叫刘光复的御史当时说的是：“皇上，东宫（指太子）慈孝！”<sup>②</sup>显然是想阿附讨好皇帝和太子。但这个马屁没有拍对时机，正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中的万历帝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只见他疾言厉色，以为又是当面揭露顶撞自己，当场命侍奉在左右的护卫太监把刘光复揪出队列，用棍棒打了个半死，又让人拉出去，到刑部从重治罪。

不凑巧的是，刘光复恰好是被东林认作“邪党”，竭力主张把“挺击”事件大事化小的，万历帝的一番淫威完全没有发对地方。但这龙颜一怒还是收到了震慑效果，没有一个人再敢当面同皇帝分辩。加上事件的苦主太子本人也出面弥和，朝臣们很难再争执不休，这个始终没有弄清楚的“挺击案”只得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张差被立即处斩，马三舅、李外父等人仅处以流刑，而被指为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其实叫郑进、刘登云）抵死不招，后来由司礼监刑毙。案虽然结了，却为日后的政治斗争留下了粗重的伏笔。

朱由检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务活动，在一片混乱嘈杂的厮打中宣告结束。这也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面对着群臣的跪伏和震恐，他感觉到了祖父那身为天子的巨大权威，而这种君臣关系的基本模式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在以后崇祯帝本人的天子生涯中，他一向以刚毅果断，对臣子心狠手辣著称，根子大概就是从那时候扎下的。

“挺击”事件闹腾过一阵之后，宫中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慈庆宫里的日子又变得漫长乏味。但在这种没有亲情，缺少欢乐的生活中，小王子朱由检还是一天天长大了。

<sup>①</sup> 夏燮：《明通鉴》第2909—2910页，中华书局1959年4月版。

<sup>②</sup> 李逊之：《三朝野纪》第7页，上海书店1982年5月版。



紫禁城鸟瞰

深宫寂寞，缺乏母爱，又不被周围的人们重视，造成了朱由检敏感而又内向的性格。在这方面他同长兄，后来的天启皇帝，造成鲜明的对比。天启帝是从小被骄纵坏了的那一类男孩子，好玩好动，外露轻狂而内心却极为虚弱，凡事缺乏主见。朱由检却是个看起来十分安静的孩子，喜欢读书，十来岁就爱静悄悄坐着念书写字。因为父亲和祖父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别扭关系，慈庆宫中几位小王子的教育问题一直被拖延着没有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们本该在一个由高级学者组成的教授班子的严格指导下接受最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而实际上却是从身边几个有文化的太监那里学会的识字读书。好在朱由检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没有教师就自己用功。明朝宫廷中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五经四书”、“二十一史”一类正规经史，读起来相当艰涩，他遇到书里面有不认识的字或是不懂的典故，就查阅宫中常用的工具书，像《洪武正韵》、《海篇直音》、《韵小补》之类。这样的自学过程，反倒养成了他凡事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

他喜欢读书，也一直把读书当成一件严肃有益的正经事。有一次，宫里一个陪他一起读书的小太监在朗读经典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声音忸怩微弱，他就严厉地斥责说：“读书是好事，倒害羞；如果是唱曲子反而不害羞了吗？”<sup>①</sup> 通过读

<sup>①</sup> 《酌中志》，第26页。



# 崇祯 皇帝

## 大 传

书，他懂得了不少圣贤的道理，也了解了许多历史知识。这方面的修养，使得这个安静的孩子在性格上逐渐养成了刚强而且十分有主见的一面，这一点，后来崇祯时期的朝臣们是充分体会到了。

宫廷生活刻板得极有规律，每一天都像是另一天的精密复制品。天明即起，小王子要向父亲和养母等长辈请安；然后是白天的念书，写字，偶尔玩一玩打弹子或是掉城（类似跳格子）的游戏；天一黑，就该安寝了，睡在宽大的木床上，能够听到紫禁城里巡更守夜的宫女摇着串铃，伴着铃声是那似含着无限哀怨的报更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sup>①</sup>

天下却并不太平。明皇朝经过了200多年的沧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精华已竭，沉痾难治，早已是一片千疮百孔的状态。朝廷里朋党交哄，国无宁日；皇帝实行无限期罢工，政务混乱。各部门的任职报告大都被皇帝扣压留中，于是出现了各衙门有职无官的奇特现象，南北两京的六部尚书和左右侍郎职位有多一半都空缺着，有的部门只好由司官来临时掌管印信，地方官员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管理混乱松弛，正好为贪官污吏们大开方便之门，这一时期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贪污和贿赂的大量钱财，自然都是从平头百姓那里搜括来的。

百姓们有被搜刮敲剥之苦，又要经受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在万历皇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南北各地接连出现大灾荒，大灾荒引起大饥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宰杀活人卖肉的恐怖事件。在死亡的威胁下，民间开始有人揭竿而起，白莲教、无为教等秘密宗教团体组织过许多次暴动，规模都不大，却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有些官僚认为，一场黄巾、赤眉式的大暴乱就近在眼前。

内地危机四伏，边疆地区更不平静。最为严重的是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那里建州（今辽宁新宾县附近）地方的一个叫做努尔哈赤的女真族酋长从万历十一年（1583）以13副遗甲起兵，队伍不断壮大，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竟然建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后金开始对明帝国进行军事征讨。先是占领了战略重镇抚顺，而后于第二年在萨尔浒（今抚顺市东）同明朝的10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战。决战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10万大军被歼灭了一大半。两年以后，辽东的主要城市沈阳、辽阳相继失守。后金政权却在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不是一般的所谓边患，而是要直接威胁到

<sup>①</sup> 王誉昌：《崇祯官词注》第8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版《明官词》本。